

云 南 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会概况

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調查材料之四

1956年11月至1957年5月

碧江縣傈僳族社会經濟調查總結報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編

1958年3月

◀◀ 目 錄 ▶▶

編者說明

壹：碧江县第五区色得乡卡石、色得窪底兩自然村傈僳族社会 經濟調查总结報告

一、一般情況	(2)
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3)
(一)關於生產工具使用的歷史	(3)
(二)關於生產技術發展的歷史	(5)
三、生產資料占有和其他經濟關係	(10)
(一)土地占有情況	(10)
(二)土地买卖	(16)
(三)租 佃	(19)
(四)借 貸	(19)
(五)雇 傭	(20)
四、手工業和商業	(20)
五、生活狀況和交換	(22)
六、蓄奴和原始生產關係的殘余	(24)
(一)關於蓄奴問題	(24)
(二)關於原始生產關係的殘余問題	(26)
七、社會經濟狀況發展緩慢的原因	(28)
八、社會組織	(29)
(一)氏族組織	(29)
(二)習慣法及裁決	(30)
(三)氏族間和氏族內部的械斗	(30)
(四)家庭、婚姻	(31)
九、宗教信仰和風俗	(35)
(一)宗教信仰	(35)
(二)喪 葬	(36)

貳：碧江县第五区色得乡德一登自然村傈僳族社会經濟調查總 結報告

一、概況	(38)
(一)地理环境	(38)
(二)人 口	(39)
二、生产力	(39)
(一)生产工具	(41)
(二)耕作技术	(42)
(三)劳动力的使用	(44)
(四)手工业	(45)
(五)生活水平和交換	(48)
三、生产关系	(51)
(一)土地及生产工具占有情况	(51)
(二)伙有伙种	(55)
(三)土地买卖关系	(58)
(四)蓄奴情况	(59)
(五)傭雇和借贷	(61)
(六)土地租佃	(62)
(七)其 他	(63)
(八)互助合作情况	(67)
四、社会政治制度	(68)
(一)公社形态	(68)
(二)械 斗	(71)
(三)习惯法	(75)
五、婚 喪	(78)
(一)婚姻制度	(78)
六、婚喪仪式	(81)
七、宗 教	(83)
(一)氏族图腾和祖先崇拜	(83)
(二)对自然現象的宗教觀	(84)
(三)祭 鬼	(85)
(四)巫术和巫师	(89)
(五)小 結	(92)
(六)基督教	(93)

卷：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僂僂族社會經濟調查總結報告

一、簡況	(95)
二、生產力	(95)
1.生產工具	(95)
2.農業耕作技術	(96)
3.副業和交換	(97)
三、生產關係	(98)
1.土地所有制	(98)
2.公社內部的早期蓄奴	(101)
四、公社結構	(102)
1.公社組織	(102)
2.个体家庭的特點	(104)
五、宗教信仰	(104)
六、婚姻	(106)
七、結束語	(107)

編者說明

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怒江傈僳族調查分組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對傈僳族的社會歷史情況，進行重點調查，分組選擇了碧江縣的三個自然村作為調查重點。現在整理編寫成兩個報告：一是“碧江縣第五區色得鄉色得窪底、卡石兩自然村傈僳族社會經濟調查總結報告”；二是“碧江縣第五區色得鄉德一登自然村傈僳族社會經濟調查總結報告”。這對於了解1958年春間怒江地區生產大躍進以前的傈僳族社會歷史，是有一定的幫助的，特刊印出來，以供參考。

怒江調查分組、所對這兩份調查報告，因時間關係，未另寫成“調查總結提要”。

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雲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

1958年3月

碧江县5区卡石、色得窪底兩自然村社會經濟情況調查報告

一、一般情況

卡石和色得窪底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五区色得行政村的兩個自然村。1918年以前原屬蘭坪免峨土司管轄，1918年始划归知子羅（即現碧江縣府所在地）。兩村位于碧羅雪山西側的山腰，海拔約2,000公尺，氣候適中，並且有些窪地，自然條件在碧江縣各村寨來說是較好的。兩村居民全系傈僳族，共34戶，141人，其中男75人，女66人；全勞動力74人，半勞動力25人。

兩村居民原是从外面遷來的，卡石就是遷來之意，色得則意為美好的地方；據腊撒老人所講的傳說：他們祖先是由丽江搬來，距今約11代，在未到色得之前是到來底（在兩村下面，距離約7華里；至于到來底以前我們未詳細了解，可參閱上層建築部分），因公鷄在晚上只叫兩次，祖先認為那地方不好，就搬到色得來；到了色得，公鷄能叫3次，就定居下來。色得原有亥扒居住，但亥扒人少，女人几乎都被鬼吃光（病死）了。腊扒祖先剛到時，亥扒不歡迎，為此腊扒曾以一姑娘嫁給亥扒，以後兩個氏族即和好于處，毗邻而居。當時腊扒與亥扒劃地為界，腊扒以石頭做記號，亥扒以草結做記號，因為草結容易被火燒掉，土地常被腊扒所占。現在亥扒主要聚居在菁溝對面的里底自然村，鄰近色得窪底村的厄奪窪已村也有。

兩村居民均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種植的糧食作物，解放後主要有包谷、稻谷、小麥、大麥、蕎、豆等，經濟作物有漆樹、麻、黃蓮等，另外也種植青菜、蘿蔔、南瓜、蔓青、葱、辣椒等少量蔬菜。據村中老人談，他們祖先剛來時，只種旱地作物，稻谷的種植是後來向蘭坪的人學來的，但他們記得事時，也就是50來年前，已有稻谷的種植，只是水田不多，其它作物，如小麥、豌豆和一些蔬菜，解放前也有人種過，但為數很少，並且常因種子缺乏而長期斷種，解放後，政府救濟和貸放了種子，作物品種才普遍地增多起來。

除了農業以外，付業生產主要是種漆樹、破柴、擔背子；另外也養豬、羊、鷄，但種漆樹和養羊，只是少數較富裕戶，養的豬雞也主要是為了祭鬼和自己消耗，出賣的很少。

兩村目前沒有專業或兼營的手工業者（附近村中有兼營的鐵匠和木工）。狩獵和采集更不占重要地位，現在村中死了男人，雖仍然要在坟頭上掛上弓箭，但平時用的人很少，據熟悉狩獵的人談，就是在一兩代以前，也沒有人專門從事狩獵和以大部分時間從事狩獵；狩獵時間，主要是在過年下大雪以後，一般是3、4人或10多人集體進行。采集方面，因為這裡貝母很少，黃蓮也主要是種植的，一般上山種地只偶爾帶些野菜來，但為數很少；據老人談，從他們記得事時起，除了荒年以外，

过去也很少从事野生植物的采集。

卡石及附近兩自然村，已于1956年組織1生产合作社，該兩村入社的有6戶；另有兩個互助組，參加的有14戶。

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由于兩村居民是以农业为主，这里所談的生产力是指农民生产力，根据我們在卡石、色得窪底兩村的了解，構成生产力的几个主要組成部分的发展历史如下：

(一)关于生产工具使用的歷史：据老人談，大約在10代以前是使用木鋤，在70——80年前，較普遍的是使用“怒耳哥”（一种鐵鋤，長約6寸，寬約3——4寸，只重一斤左右，鋤耳部分不用楔，而是將鋤面头端的鐵片扭轉成孔，套于有繩鉤的木柄上）。据談，这种怒耳哥是本地鐵匠自制的，以后蘭坪等地鐵鋤（汗耳哥）逐漸輸入，怒耳哥的使用逐漸減少，到距今20年前，基本上已停止使用了。在兩村中，我們未发现木鋤和怒耳哥的遺物，个别老人，還說沒有听见和看見过怒耳哥这种东西，因此，对于更远的时期的生产工具情况，以及各种工具处于代替的历史无法肯定，只能从上述情況看到一些線索。但兩村老人及附近村中鐵匠普遍談到：他們記得事时（大約50年前）已經在使用鐵鋤和鐵犁，当时使用的鐵鋤，有些人犁汗耳哥，种类上有条鋤和板鋤兩种，至于鉤鋤則很少見，只是外来石匠使用；在形狀上，条鋤板鋤和現在所用的基本一样，只是板鋤鋤耳部分稍小，接木柄容易滑脫，在重量上，过去由1斤至3斤的都有，而1斤半左右的較多，兩斤半至3斤的只是少数富裕人家才用得起；現在所用鋤头普遍都是兩斤以上的。在長度上，过去所用板鋤一般只有6寸左右，象手掌一样大，而現在則在8寸左右，过去使用的这种鐵鋤，大部分是由蘭坪县屬的營盤街和保山等地买来，小部分是由本村的鐵匠炉或者邻近的三村（行政村，相当于乡）的鐵匠炉自制的，約在50年前，兩村及附近的自然村曾有兩处兼营的鐵匠炉，一处是一个由劍川逃难来的白族人开的，据附近托美底村一老人談，当时这个劍川人是以鑄造犁头为主，他死后，其子繼續行业，其子在解放前3年已死。另外三村一帶仍有傈僳族学会鑄造技术及制鋤头的。另一个鐵匠名叶戴富，傈僳族，是由劍川馬登街迁来的，現住卡石村，不会鑄犁头，只会制造和修补鋤头、砍刀、鏟刀等农具，目前附近厄瓜儿自然村的兼营鐵匠候波茲（60岁，傈僳族），就是从他那里学会手艺的，（目前卡石，色得窪底兩村已无兼营的鐵匠炉）当时鑄造和修补农具原料是由營盤等处买来的旧鍋鐵，由委託加工者自备，加工后委託者送給鐵匠一兩升包谷，或者給点酒肉，現在这种习惯仍保留下来。

另一种主要鐵农具——鐵犁的发展历史，也基本上和鐵鋤相同，只是变化更小，据村中老人談，从他們記得事时起，这里就有鐵犁，形狀和重量与現在完全相同。

鉄犁分旱地犁和水田犁兩種，兩種犁頭重量均約8市斤，只犁頭和犁把在形狀上稍異，水田犁需翻土蓋雜草，所以犁铧面較寬彎，而旱地铧面則較窄較直；此外，水田犁的犁把稍高，便于掌犁者耕作时不傷腰；旱地犁的犁把則低一些。兩種犁頭的來源，如前所述，大部分也是從舊盤街、保山等地買來，少部分則是本地鑄造。

其它如剷刀、斧头、砍刀和竹木農具，過去和現在所用完全相同。竹木農具是由本地生產，如簸箕、篩、籬等，兩村居民從祖先時起就是自編自用，不會編的人則向怒族農民購買。

水田所用的耙，只是一塊約五寸寬，二市尺長的木板，上面沒有松泥土的鐵齒或木齒，僅中間有一木棍，作為把手，使用時手執木把來回盪平；或用牛拖，而由人在後面接住木柄。旱地無耙。目前村中生產合作社已準備改用新耙，但截至調查時止，村中尚無鐵齒耙的存在。

生產工具的使用，特別是鉄農具的使用究竟起於何時，村中老人已記不清楚，也無有關傳說，僅就記憶所及的50年以來的情況說，生產工具質量上的變化是很小的；值得注意的情況是：生產工具特別是鉄農具數量上的變化，在解放前後極為突出，解放前，鉄農具雖然已在使用，但數量很少，質量也低，有些人家甚至只有一兩種農具，如色得窯底的納基乍（貧苦戶），在解放前1949年全家仅有條鋤、砍刀各一把，而且都是很破舊的。工具種類很貧乏，僅富裕人家較為齊全一些，如卡石村斯薄一戶，在解放前1949年有板鋤五把，條鋤四把，犁頭兩個，剷刀、斧子各一把，砍刀三把；象這樣的人家，在兩村為數很少，一般人家大多只有一兩把鋤頭，各種農活都使用同樣農具，不但磨損很快，而且不能充分發揮工具效能。據了解，解放前一把鋤頭只能用兩年，解放後由於政府大力扶持，到1956年，政府在兩村曾救濟過51把鋤頭給28戶，18把砍刀給18戶，21把剷刀給21戶，14把斧頭給12戶。由於大量的救濟，現在家家都有鋤頭了，一般每戶平均都有三把多鋤頭，同時，鋤頭的使用年限也增到3—4年。現將解放前後的工具變化列表於后：

年度	1949年兩村農具占有數							1957年兩村農具占有數							備註
	項目	條鋤	板鋤	犁頭	剷刀	砍刀	斧子	合計	條鋤	板鋤	犁頭	剷刀	砍刀	斧子	合計
數量	53	31	12	10	33	12	151	56	70	12	30	40	26	234	單位

1949年兩村仅有農具151件，而這些農具中，極大部份是旧的，有的已不能使用，但由於農具缺乏，也只好勉強使用，一般都用過3、4年，經過修補後，用過5年以上的也有。1957年初，兩村農具已增至234件，比1949年增加了55%，並且，在這些農具中，一般都是用過兩年左右的，還有一部分新農具，不能使用的旧农

具，均未統計于上表。

生产工具数量上的这种变化，对于发展生产力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关于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作为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技术的发展也是缓慢的，只是在解放后变化才较为突出。兩村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包谷，在包谷的种植上，江边地（兩村江边地很少）和低地一般是3月下种，8月收获；山腰地和較高地是在4、5月下旬，9、10月間收获。解放以前，种植包谷一般只犁一道（指牛犁地，即坡度較小的），只有少數人才犁兩道；薅草一般只薅一道，只有少部分人薅兩道，甚至也有不薅的。由于工具缺乏，很多人在薅草时只是用手拔，不知壅根，更不知打塘点种；种包谷时，是用木棍插洞，每洞下兩三颗种子，株行距約兩尺半至3尺。解放以后，在工作队的指导下，薅草和犁地次数有了增加，并学会了壅根；現在种包谷一般是犁兩道，薅兩次草，低地也有薅三道，不薅草的已經沒有了。由于犁地次数和铁鋤重量的增加，无论牛犁地或手挖地（即坡度較陡不能用牛犁的地），翻土都較解放前稍深（解放前一般犁地深度只3寸左右，現在达到4、5寸）但插洞点种和株行距离到目前还没有大的改变，只是生产合作社才在小块土地上試驗了挖塘点种，据有經驗的老人談，这里翻土不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坡度較陡，如果翻土过深过松，在雨季中很容易被水冲掉，这是值得研究的。

这里的水田很少，在稻谷种植技术上，也是解放后才有較大的改进。种植稻谷，一般是在3月撒秧，5月开始移栽，也有遲至6、7月間的；秧田和板田均犁兩道耙一道；秧田在过去就施肥，板田过去不施肥，秧苗移栽以后，一般薅兩道草，至11月間收获。解放后的改进，主要是在种植节令上，由于組織了互助組和耕牛数量上的增加，种植节令比較整齐，在平常年景，由于缺乏耕牛而遲至7月移栽的情况已沒有了；另外，板田已施叶肥，少数人家已实行三犁兩耙（个别情况也有犁一道的），由于这些改进，以前一架水田最多收一石，現在已有收一石三的了。

施肥与否以及施肥的数量与质量是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据村中老人談在我們祖父那一代，也就是五、六十年前，还不知道施肥，据说，如果撒了肥料，头会疼，以后，逃荒到内地的人回来，介绍了内地施肥，庄稼長得好，人也不会病的情况，这里施肥的人家才逐渐增多起来；但起初附近自然村的亥扒自己仍不撒肥，只叫“娃子”撒，当时施肥，也只是施畜糞，不知积堆肥，人糞尿更被视为髒东西，沒有修厕所积大糞的，因此，解放前施肥与否和数量多少，完全以是否有牲畜多少为转移，沒有一定数量；富裕的人家施得多一些，貧苦人家也有根本不施肥的；例如富裕戶斯薄，占有土地15架半（每架相当于2市亩，即兩头牛，一天可以犁完的数量），1949年总共施100担（每担約50斤）牲畜肥；中等戶何基桑，占有土地8架，1949年总共施肥60担（牲畜糞）；貧苦戶季一干，因无牲畜，1949年一点糞也沒有施。解放以后，兩村居民在工作队指导下，学到了积堆肥的办法，肥源增

多，施肥的人家才比較普遍，数量也有增多。

从上述三家1956年的施肥情况看：除富裕戶斯薄因特殊原因（房屋修建，牛羊寄养在何基桑的牛圈內，牲畜糞被何基桑用；又因劳动力缺乏，未积草肥）未施肥外，中等戶何基桑所施牲畜肥增为115擔，另外还施了草肥15擔（这时土地数量已增至10.5架），貧苦戶季一千也在自己所有的3架土地上施了草肥15擔。但总的說來，兩村居民的施肥数量仍是不多的，根据上述何基桑和季一千兩戶的情況，平均在單位面積土地上的施肥量不过250——550斤。兩村居民較远的地，直到目前也仍然是点白子，沒有进行施肥；人糞尿更未得到利用。（解放后施肥較為普遍，和耕地的進一步固定有很大关系，在后面关于生产資料占有的情況中可以看出，兩村占有的火山地在解放后相对減少，而固定的牛犁地和手挖地大大增加，这一部分就是推行施肥的結果，据老人談，火山地轉为固定耕地有兩個条件：一是离住处不太远，能夠擔去肥料；二是作物輪种。足見施肥不但和提高作物产量有关，而且和輪歇的火山地轉为常年耕作的固定耕地有关）。

兩村农作物的輪种制度很不发达，房屋附近的地，每年大春都种包谷，不实行輪种。高山上的公荒地，一般只种小春一发，在这些地方，有的采用大麥、小麥、蕓子种作物輪种，如果三种作物收成逐年降低，就任其荒掉，隔5、6年再种；但也有种一年就丢荒的。

在选种留种上也很粗糙，兩村居民在收穫包谷后，一般是將顆粒飽滿、齐整的包谷穗留为种子，一串一串地在播种前，除了粗糙地用簸箕簸揚进行种子的选择外，不再进行粒选和种子的其它处理。稻谷、蕓等作物也都是采用这种簸揚选种的办法。稻谷在播种前，需用冷泡3——4日，以促进其发芽和在播种后迅速定根，附帶也具有一些选种的作用（如將漂在水面的爛谷捞去）。

兩村解放前由于缺乏种子和牛羊踐踏为害較大，包谷收穫后一般不种小春，只在包谷将要成熟时套种甜蕓，有些較好的人家，则在部分包谷地里間种黃豆或4季豆。解放后政府救济了种子，同时牛羊踐踏基本上得到防止，小春种植面积才逐渐增多；以何基桑、普居象兩戶中等戶在1949年和1956年的大小春种植情況看，土地复种指数分列如下：何基桑戶1949年有8架地，种小春2架，1956年有10.5架地，种小春5.5架。土地复种指数由125%增为152%（大約数，因未計大春套种間种作物在内），普居象戶有6架地，1949年只間种苦蕓9工，沒有种小春，土地复种指数約为110%，1956年套种、間种2架地，种小春2架地，土地复种指数增为166%。土地复种指数的增加幅度，是各戶的具体情况（如缺种程度，土地远近，劳力多少等）而有不同的，如果以上述兩戶的情况作为代表，则我們可以看出：兩村的土地复种指数，解放后比解放前約增加了3成左右。

在水利設施方面，兩架現有水溝3条，一条是腊扒氏族祖先所开，另一条是亥扒氏族祖先所开，第3条是地下泉。現有水溝主要是用来灌溉水田和供人畜吃水，

但由于过去各氏族所开水溝不讓外氏族使用，水利設施並未充分發揮效益；据生产合作社付社長談，3条水溝可灌150架水田，但現在邻近的这几个自然村只有60余架水田，充分发挥水利潛力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目前，合作社已准备开水田（已开出2架），政府現已投資新修一条新的水溝。

除了上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外，人口和耕畜的变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关于人口增加的情况和速度，因村中老人記不清，缺乏具体材料；这里只有一个线索，就是大約在50年前，兩村和附近的村寨遭到了一次大灾荒，餓死和因采野菜吃而毒死的人很多，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仅从最近23年来（23年前下了一次大雪，老人們對当时情况还能記憶，因此，統計了1933年的土地和人口情况，以下均沿用），从人口狀況的变化看，显示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人口数量有了增長（这里包括从鄰村迁来的一部分），特別是勞动力數量比較土地數量有了較大的增長。23年前，每个劳动力平均要担负2.9架的劳动，而現在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担负2.6架，这就使每个劳动力投放在土地上的劳动可以較为精細，土地的生产潜力可以逐步得到发挥。但23年来耕牛的数量却相对減少，23年前，兩村21戶有耕牛32头，能夠使用牛犁的牛犁地和水田共96.5架，每架牛平均担负6架地；現在兩村戶数增加为34戶，牛犁地和水田增加为156架，而耕牛只有30头（其中有8头是属于合作社的，不完全属于兩村），平均每架牛要担负10架地。耕牛数量的相对減少，和兩村傈僳族居民杀牲祭鬼的迷信习惯有密切关系。这里至今还保存着的习惯是：人生病后，被認為是有鬼附身，于是先則杀鷄，无效又杀小猪，再无效和人死就杀牛以祭鬼，在仅將1956年兩村杀牲祭鬼牲畜統計數列表于下：

类别	牛(头)	猪(支)	鸡(支)	羊(支)	合計	备注
牲畜数	8	220	240	8	476	猪、鸡包括大小，牛、羊則一般为大的。
宰杀户	6	27	24	4		

另外，由于兩村地居山腰，山高坎陡，牛在放牧时經常跌死跌伤，自解放后至1958年兩村却跌死13条耕牛，1条小牛，平均每年即跌死2条。这种耕牛数量相对減少（系比較23年前的情况而言，目前耕牛数量由于政府扶持，比解放前夕仍有很大增加）和劳役强度的相对增加，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总起来看，兩村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是低的，在解放前的長时期里，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具体表現在下述几方面：

（一）鐵农具数量少，种类貧乏。如前所述，解放前兩村居民鐵农具极为缺乏，每戶人所占有的鐵农具，种类也很少，而且破旧，有的人家只有一把条鋤或板

鋤，耕作时只好互相借用。解放后，政府救济了大批农具，但由于山地石头多，磨損大，目前仍有一部分人家农具不足，在农具种类上也不足，例如犁头，由于兩村現有犁头不多，有时也不分旱地水田，同用一样犁耕作。

(二) 生产技术粗放。兩村农业生产的特征是广种薄收，耕作技术粗；如目前施肥面积仍不普遍，即使在施肥的土地上，数量也不夠多，人糞尿还没有得到利用；約占兩村土地面积10%的火山地还没有固定下来，往往是种一年后即抛荒5—6年。另外，在犁耙、薅草次数上，在播种方法和株行距离上，也都表现出粗放的特点。由于耕作技术粗放，作物收获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例如火山地，在开始种的第一年一般收获很丰，以后地力耗尽，再种就可能够不上种子。地势、气候的差异也有很大影响，牛犁地和手挖地之间，同类作物产量一般相差20%，有的甚至相差50%。

(三) 土地复种指数低。兩村解放前一般只种大春一发；即只种包谷和稻谷，也有在包谷地里套种黄豆，4季豆或甜薯，但为数很少；包谷和甜薯收获后（甜薯收获在11月），大多数土地都闲置着，以待次年3月犁地下种。当时土地复种指数即土地利用率一般只是110%左右。解放后，政府救济和贷放了种子，小春种植面积逐渐增多，但仍未达到每架土地年收兩发的程度。

(四) 农业上的劳动出勤率低。按照兩村种植习惯，农业劳动时间是3月到11月，即3—5月犁地、点种包谷，6—8月种稻及除草，9—11月收包谷，刈稻，割薯，其中3—7月，由于各种农活挤在一起，是最忙的时间，从11月到次年2月，则一般是从事挑背子等付业或砍柴；农业劳动时间虽占全年的主要部分，但劳动出勤率不高，如果以一个男劳动力耕种2.6架土地计，则全年投在农事活动上的劳动日约为120—150天，即种包谷从犁地到收获约68—88个劳动日，种蚕豆和大麦约39—49个劳动日，其余杂活约13个劳动日。劳动出勤率低的原因，主要是疾病多，而傈僳族居民的旧有习惯，凡有人生病即需祭鬼，成年人死后，则全村人都要停止劳动一两天，埋葬以后才恢复劳动。现将兩村解放后至1956年出生死亡统计数列后：

項目	出生		死 亡		死亡者年龄組別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1—5	6—10	11—15	16—20	21—30	31—40	41—50	51—70
合計數	19	10	29	17	17	34	12	4	1	5	7		1	4

其次是家务劳动繁重，傈僳族居民家里，整天火塘不熄，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要砍一次柴，每天的口粮也是随吃随吃，贫苦的人家，为了找口粮，更必需以较多时间出外卖工、挑背子，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投放在农业劳动上的时间，至于解放前由于氏

族間經常發生械斗，和耕作更加粗放，投放在農業勞動上時間更少。另外，由於人民生活貧困，營養很差，同時山高地遠，勞動效率也是較低的。

上述幾點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的情況，在實際生產成果上就集中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單位面積產量低生產成本高；另一方面是剩餘產品很少甚至沒有。從單位面積產量看，解放前播種包谷，一架上等牛犁地只約收穫7斗（每斗50斤），下等的只收穫4—5斗，一架上等的手挖地收穫6斗，下等的只約3斗；如果以一架地需種子2升計，則單位面積產量只約等於種子的15—35倍。播種水稻，上等田每架可收1石2斗（每斗45斤），中等田3斗，下等田6斗；以每架田需種子3升半計，收穫量也只相當於種子的17—35倍；但生產成本却相對的高，以一架中等地的產量和所投入的勞動、牛工、種子、工具磨損等項之和相較，則生產成本大約相當於單位面積產量的34%。生產成本計算方法：

$$\text{生產成本} = (\text{人工} + \text{牛工} + \text{種子} + \text{工具磨損}) \div \text{單位面積產量(中等地)} \times \% 100。$$

按這計算方法，一架中等地種植包谷的生產成本如下：

$$\text{單位面積產量} = 6 \text{ 斗折} 300 \text{ 斤}；$$

人工28個（包括犁地2個，點種6個，除草2次12個，施肥4個，收割4個）。按照自己勞動，每人日需口糧包谷2斤（因勞動期間，糧食需要量大，故作2斤計），28個工即折合包谷56斤。種子2升折10斤。牛工4個即一架牛工犁兩道，約需飼料拆合包谷20斤（按目前習慣，借牛者不出牛工價，只是供給耕牛所需飼料；另外，又因村中占有耕牛的人家很少，故耕牛算為借用，較帶有普遍性）。工具磨損共約合包谷5.5斤施肥因無肥料買賣，又因施肥量少，故只算積肥人工，拆包谷2升，合10斤。

上列各項費用相加，共合包谷101.5斤。

$$\text{生產成本} = 101.5 \text{ 斤} \div 300 \text{ 斤} \times 100\% = 34\%。$$

解放後，各種農作物產量雖普遍提高，如一架上等牛犁地，可產包谷9斗到10石，下等地也可產6斗，比解放前大約較增產25—50%，但單位面積產量低和生產成本高的情況，仍未根本改變。

由於單位面積產量低，就決定了剩餘產品很少；加上生產成本高的情況，兩村農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是很低的，有的甚至連維持簡單的再生產也很困難，以解放後（1956年）的情況說，一個占有6架旱地，全家4口人，兩個勞動力的中等戶，如果全部土地都種上大春，二分之一土地種上小春，則全年收入的糧食和剩餘農產品計算如下：

$$\text{剩餘產品} = \text{全年農業收入} - \text{全家全年口糧及飼料消耗、種子、工具磨損}。$$

按全部土地種上大春，以中等地產量計算收入，合包谷3石6斗；1/2土地種小春，以中等地產量算，以中等地產量計算收入，拆合包谷3石6斗；1/2土地種小春；

以中等产量算，折合包谷5斗5升。則全年农业收入为4石1斗5升包谷，折2,075斤。

全家全年口粮消耗，按全劳动力每月平均4.5斤，半劳动或非劳动平均每月2.2.5斤计算，4口人（全劳动2人，非劳动或半劳动2人）全年共需1620斤包谷。种子按每架地需包谷种2升，小春种子按实际需要折合包谷，总计需要78斤。工具磨损按全家有3把锄头，每年磨损费用3元；犁及砍刀，斧头磨损每年2元，共合包谷50斤。饲料，即猪鸡等消耗，以50斤计。肥料因无买卖，只需人工，而劳动人口中也算过粮食需要量，故不再列入。

按上述所需要量计算，则剩余农产品=

$$2075 - 1620 - 50 - 78 - 50 = 277 \text{ 斤} (5.5 \text{ 斗})$$

从上述计算看来，象这样的一户中等户的粮食收入除了够维持全家人的口粮，以及种子、工具磨损、饲料等项开支外，仅仅剩余5斗左右粮食，如果除去煮酒的消耗，剩余商品就很少了。这还只是指人口不多，占有相当土地的一般中等户而言，至于占有土地更少的贫苦户，则至今仍有缺粮现象，根据统计，1950年—1956年，人民政府单救济两村的口粮，种子就达1300斤，借贷317斤，救济户数累计达28户；1956年，两村还有7户缺粮，缺粮时间为3—5个月，如贫苦户季一干，由于粮食不够吃，1956年1—4月全家4口（小孩2人）只好暂迁知子罗做小工，靠工资收入过活。这种剩余产品很少（除了少数富裕户以外）甚致缺粮的情况，在解放前更加突出，当时就是较为富裕的人家，也常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摊派勒索和天灾人祸而丧失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附1950—1956年人民政府在两村发放救济、借贷统计表：

項 目	救 济 部 分								借 贷 部 分			備 註	
	生 产 工 具				子 种、口 粮		生 活 用 具				子 种	人 民 币	
	鋤 头	砍 刀	鏟 刀	斧 子	蚕 豆	包 谷	麥	鍋	布	衣 服	毯 子		
數量	51	18	21	14	165	975	160	3	23.5	9	2	317	564.2
	(把)	(把)	(把)	(把)	(斤)			(口)	(件)	(件)	(床)	(斤)	(元)
戶數	28	18	21	12	4	21	3	3	17	6	2		所列数字是历年累 积数。

三、生产资料占有和其它经济关系

（一）土地占有情况：

卡石、色得窝底两个自然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经济，社会经济单位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目前村中已无公有地，只是高山

上还有一大块公荒地，但系属于附近各行政村公有，誰开誰种誰收，不能买卖也不能繼承；就其性質既非氏族公有，也非村公有。据村中老人談，从他們祖先一代就是各种各的土地了記不清什么时候开始私有，也沒有听说以前有氏族公地或村公地；另据老人腊撒談的傳說：到这地区的腊扒有6弟兄，分居色得、路得、亞別落、加夺馬，那几使，波夺落等6地（按：这些地方最多离色得兩天路程）；到色得窪底的祖先是阿薄，阿薄有两个儿子，当时是以石头与亥扒划地为界，刀耕火种，一家人共同耕作；約3代后，阿薄子孙多了，就始分居，各种土地。从这个情况看，可能土地私有确是很早就开始的。

兩村的私有土地，23年前共有129.5架，其中牛犁地83.5架，手挖地212工（約15工等于一架），水田13架，火山地19架。按当时21戶77人計算，平均每人約占有1.7架；另外，兩村尚有柴山19.5块；漆林16块，耕牛32头。以后，由于人口增加新开了一部分土地，外村又迁来一些人，土地和人口數量逐步增加，到1956年兩村共有34戶，141人，各类土地228架，其中牛犁地148.5架，手挖地644工，水田15.5架，火山地21架，另外有柴山25.5块，漆树10块，耕牛22头（生产合作社以政府补助費購買的8条耕牛不計在內）；平均每人占有土地1.6架，如果以每人平均占有土地2架以上，1架至2架和1架以下的3种类型划分，则解放后主要生产資料的占有情况如下表：

附表說明：

表一、1933年卡石、色得窪底兩村主要生產資料占有情況

項 目 類 型	戶 口 數 人 口 %	勞動力			土 地			占 有			平均每 個勞動 力負擔 耕作的 土地數	耕牛 頭數 %	柴 山	漆 林						
		半 業 戶	全 業 戶	牛 犁 地 % 小計	手 挽 地 % 小計	水 田 % 小計	火 山 地 % 小計	%												
平均每人 占有2架以上	5.2	3.17	1.1	3.2	3.8	8.6	4.0	4	3.0	4.5	2.4	46.2	35.6	4.2	8.2	5	4	20.4	2.5	
平均每人 占有1—2架	6.8	51.7	3.28	5.47	5.6	10.6	5.0	9	7.0	14.5	7.6	77.5	6.0	2.7	22.7	0	12.5	6.4	12.7	5
平均每人 占有1架以下	2.9	9.4	3.5	5.5	4.5	6	2.0	1.0				5.8	4.4	1.05	2	5	3	1.6		
總 計	21	100	77.42	6.45	83.5	100	212	100	13	100	1.9	100	129.5	100	2.9	32	100	19.5	100	16.100

表二、1956年卡石、色得雍底兩村主要生产資料占有情况

項目 類型	农 戶 %	人 口	勞動力	土 地 占 有				平均每 个劳动 力担负 的勞作 數量				平均每 个劳动 力担负 的耕 地 數量						
				全 戶	半 戶	牛 犁 地	%	手 拉 地	%	水 田	%	火 山 地	%	小 計	%	耕 地 頭 數	%	
平均每 人占有 2架以 上	9	27	33	18	5	20.5	4.9	33	200	31	7	45	14	66	83	36	4	
平均每 人占有 1-2架	18	54	84	45	18	54	90	60	344	53	8	52	5	24	126	55	2.3	
平均每 人占有 1架以 下	6	19	23	11	2	9.5	7	100	16	0.5	3	2	10	19	9	1.6		
总 計	3	100	140	742	586.5	148.5	100	644	100	155	100	21	100	228	100	2.6	22	100
																	25.5	
																	100	